

素剛介不信異端幕府勸其一行拒不聽而置酒宴客是夜火作於堂延燒不可救軍治為之一空數日後其家遺僕來言所居亦有焚如之厄正與同時楊始悔懼知為掇神怒譴然無及矣

成都鬼哭

紹熙三年四月成都府午門外初夜有鬼哭久之悲哀鬱蓄若數十人聲遠近皆聞之深以為怪至六月有瀘卒之變捕作亂者戮之於所哭之處蓋禍福吉凶之兆神明既先知之雖欲幸脫不可也

施德遠夢

施德遠湖州人參知政事大任鉅姪孫也乾道五年赴省試正月一日夢參政公來語之曰汝今年與我同歲覺而恍然參政生於元祐壬申是時七十八矣殊不曉其意試罷入太學見同舍生問一士曰尊丈年今幾曰七十德遠憶向所夢漫言之同舍喜曰君必登科七十八者過省也未幾果奏名鄭橋榜第三甲及第

張元善水厄

處州並海雖旁流支港皆深闊往來舟舡常有驚濤駭浪之害村岸有老叟夢一士人在水中抱青龍長丈餘且甚惧臨門呼曰厚報叟曰此不難也引手撥龍去士得登岸覺而異焉以語其子明日正午颶風大作暴潮如山而至一小舟碎於波間有人溺水持大青竹竿連呼救人叟出觀之宛如夢所見者急棹漁船往拯之已昏不能言叟喚童兒策掖以歸實於室為燃火燎衣具飲食良久乃蘇云吾為張體仁建州浦城人也因

適永嘉經由不虞遭此變非叟仁心則已葬魚腹矣。晉旬日乃能復常拜謝而去。叟亦不以所夢告。張後登第仕宦通顯。遣人訪叟家致錢帛為貺。旋復本姓曰詹仍字元善。位九卿。帥閩部。前程固未艾也。

四祖塔

蘄州四祖山塔遭兵火。焚盡。寺僧即其處僅成矮屋三間。以安佛像。士大夫至黃梅者。必迂塗往觀。然多為蔭翳。四合。或敝像不。得見。鄱陽張璠。明通判。郡事。因適野。視草就宿。寺側。明旦偕長老宗紹。登塔基。至猶濃雲密霧。已乃開霽。稍瞻睇。髣髴宗紹言。嘗掘基下。得石碣。蓋郭璞地記云。候塔壞。日當有姓張人來。而塔後成。今日符此識矣。張大嗟異。曰。若爾。當試為圖之。迨還城。以事告人。無有不樂施者。不旬。彙集錢數百萬。緣半歲。訖功。初肇役時。役者持鋤發地。且數尺。見一僧瞑目趺坐。指甲繞出于背。且纏其軀。監寺僧以告。紹叱之曰。何故。師多鬼亂。無得復語。遂輦土掩之。既而塔成。釋徒服。紹之識量。以為不可及。壽。朋子振之。親見其事。予謂郭景純在江南時。禪法未入中國。何由先為四祖立記。疑亦知數者。托其名云。

金郎中

金君卿丙志載其娶妻事。金未登科時。讀書於浮梁山間。中夜未寢。聞戶外人行雜沓。語聲嘈々。出視之。月色滿庭。畧無所覩。良久。又聞復來。有一人低語曰。郎中未睡。莫要高聲。已而寂然。明日詢之。乃鄰近民家。設水陸供也。時方承平。崇尚官爵。仕至正郎。為五品。金甚喜。曰。鬼神告我矣。仕官未艾。一第不足得也。未幾。策高科。歷郡守。部使者積代。至度支郎中。當路多知己。自

講已攀侍徒然竟不復進步而終度支郎中今之朝散大夫也
四十年前已有定分其可妄意干進乎

信州鹿鳴宴

紹熙三年秋信州解試揭榜畢當作鹿鳴宴以享隨計之士郡
守王道夫擇用九月二十九日開筵諸邑士子先期皆至貴溪
余秀才以二十六夜夢人告曰聞君來赴鹿鳴宴此事已不成
諸人皆去了君宜早歸余寤而不樂以為功名之會必無濟理
或恐有家門禍故深憂之明日巾中大火延燒民舍數間自午
至中夜乃止煨燼之餘公私愁窘平治煤地經日未能竟遂罷
此燕但致酸酒以贖行時大光通判州事張振之監贖軍酒庫

張方西家酒

浮梁人張世寧淳熙癸卯暮冬之月釀白酒五斗欲起新春沽
買除夕酒成既篋取之矣復汲水拌糟于甕規以飼猪後二日
入其室聞芬香撲鼻試壘內則又成美醞清辣反勝于前亦取
之仍實以水至三日復得酒如初鄰里傳訛或以為挾幻術與
之爭辯終不信乃邀至釀處始驗其不誣出語相賀謂張氏為
神所祐從此將興及日盱再往視悉為水矣又西鄉冷水村細
民方九家造斗酒實壘於床側隱處俄而取之不竭如是十餘
歲日日獲錢了無勞費賴以贍給數口殊不知其所以然後為
長子娶婦經旬時偶客來令婦取酒婦以壘在暗處挈之出見
一小蛇繞結于傍蛇望人至即逸去自是壘一空今方九已亡
獨子孫在而窮用不復可濟矣

餘于譚家蠶

餘于潤陂民譚曾二家每歲育蠶百箔紹熙元年四月其妻夜

起餵葉忽見箔內一蠶長大與他異幾至數倍而逐節為一色青紅黑白皎然不雜當中如黃金透徹腹背妻知為佳祥取香合捧承別剉細葉鋪藉寘諸佛堂旦起揭視則已生兩耳明日又生尾俄而眾足皆隱徐生四足能立全如馬形時：勃跳作戲凡七十晝馬不見但得小佛像似入定觀音蒙頭跌坐外間傳說來瞻觀者駢肩疊迹譚氏畏有他變乃併合瘞之于桑下是歲所得絲絮倍於常年至於小蠶寒蠶亦皆遂意二年三年皆然及四年癸丑春夏所育猶昔了無一繭成就甲寅乙卯歲亦如之其村鄰有以女為張思順婢說此事蓋親見之

靈山水精

水精出於信州靈山之下唯以大為貴及其中現花竹象菴朱秀才家在彼舊頗瞻足十餘年來浸：衰落嘗因寒食拜掃先墓小民百十為群入山尋采水精且闢百草為戲未獨行院陋間忽見一石塊光輝射人就視之真寶石也高闊如大藥毒甚懼為衆所見取亂葉蔽之既還舍呼某田僕二十輩乘夜昇歸已而市僧皆傳聞相率來觀共酬價六千貫朱猶未允臨安內苑匠聞之請于院璫求假至信視已立價復增三千貫朱付之賴以小康麗水人盛庶字復之曾仕於信得二片高四寸許闊稱之中有青葉成行全如萱茅初抽之狀盛君寶藏之遇好事君子乃始出示

郭教授

成都人某不欲監興州大軍倉與戎帥吳挺少保厚善嘗有軍中駛卒因請月糧以語言忤郭：訴於吳：殺之郭後鎖廳登紹熙癸丑第調興元府教授未及赴同郡王翊主簿同年生也

夢為數吏追逮趣其行甚遽翊知為冥司不肯前進禱之曰有母年老不審何罪願使者明以相告然後承命其人云照興州承局事翊曰翊以寒士得一官生平不曾到闕外所謂承局者無由相識今所對果何事耶諸人更相驚顧曰且仔細且仔細一人云幾乎錯了即捨去翊覺惘然莫測又數日聞郭君殂始訪得興州今末乃與人言

馮資州壻

蜀人馮于春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嘗湏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匿之而稱失去且語馮云未嘗用馮以為兵所竊寔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鞠遂自誣伏索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冤憤且具狀訴東岳行宮泣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經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畫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此對曰銀盆事某陳訴於嶽帝令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懼之次俄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鳳州通判郭公遂以慶元乙卯部潼川過鄂州與孫伋相遇說此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作水入如涌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謁龍祠拜禱曰應趾以貧為此役令若是將大有損失何力以償勢須徙出又非倉卒盡可辦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叙書七闔以卜所向顧大神威靈曲垂昭告遂得第三闔未及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眾如神告之證空第三倉見底板正脫一節一

小魚當漏處帖：如遮護然已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祐大美哉

丁湜科名

丁晉公本吳人其孫徙居建安皆資產豪盛子弟中名湜者少年俊爽負才氣特酷嗜賭博雖常獲勝然隨手蕩析於狎游厥父屢訓責之殊無悛心父怒囚縛空室絕其飲饌餓困頓死家老嫗憐之破壁使之竄父喜其去亦不問但謂其必擠墮溝壑湜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一相工以技顯其肆如市大抵多舉子詢扣得湜湜往訪之工曰君氣色極佳吾閱人多矣無如君相便當巍巍擢第即大書紙粘於壁云今歲狀元是丁湜益自負而所好固如昔時同榜有兩蜀士皆多貲亦好博湜宛轉鉤致延之酒樓上仍令僕携博具立于側蜀士見之而笑遂戲於小閣始約以萬錢為率戰酣志猛各不能中止累而上之湜於此藝得奇法是日所贏六百萬如數美取以歸邸又兩日復至相工肆工驚曰君今日氣色大非前比魁選豈復敢望誤我術矣湜請其說工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澤潤則古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以負神明哉湜竦然具以實告曰然則悉以反之可乎工曰既已發心冥冥知之矣果能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也湜亟求蜀士還其所得迨庭策唱名徐鐸首冠湜為第六云其姪孫德興尉先民說

趙三翁

趙三公者名進字從先中牟縣白沙鎮人本黃河歸兵避役亡命遇孫思邈於東林授以道要父之孫捨去令只去縣境淳澤

村曰切勿離此非天子詔不可往俟我再來與汝同歸宣和壬寅歲年一百八矣果被召見館于葆真宮頃之丐歸詔問所欲對曰臣本隸兵籍未有放停公憑願得給賜宅無所欲也即日有旨開封尹盛章給與之遂放浪自如於技術無所不通能役使鬼神知未來事為人噓呵按摩疾痛立愈保義即頃公苦冷疾二年至於骨立一日正灼艾而翁來詢其病源頓以實告翁令撤去時方盛暑俾就屋開三天窓於日光下射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乘日老矣之移時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腹中雷鳴下泄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為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仍令滿百二十日自是宿痼如洗壯健似少年時翁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且久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但五六月為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為度亦其次也其術出奇而中理皆類此密縣墮門山道友席洞雲因往獨統嶺瀑水渾側登既慕其清峭高爽即築室以居既而百怪畢見未及一年禍變相踵席謁翁告以故翁曰得無居五箭之地乎席曰地理之說多矣獨不聞五箭者敢問何謂也翁曰峯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礫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蟲毒蟻聚散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疊巘峻嶸巖銳峯峭岫拔刃攢鏗聳露骨狀如浮圖者名石箭長林古木茂越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冽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在

夷堅志
丁集四卷
回環紆抱氣象明遠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井石清乃為上地
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歸依我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
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翁亦不知所終峯山張儔朋友為作記
而郭彖伯象得其文載於睽車志末予欲廣其傳復志於此

建昌士人

建昌士人名失其姓往臨安赴省試夢入一神祠值到判官捧大簿
案上欲登殿有餅貯冰誤觸之落地其聲鏗然即驚覺謂非佳
兆意絕不懌既而春榜預選登高科注樂平主簿乃悟捧簿及
餅落之旨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蔽兵籍泔官既滿秩府帥使
押米萬石至鄂渚者因挈家好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廟下當
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屈且憚費廡俱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
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殊不謂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
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
諸神皆出戲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
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
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體有折
裂紋昨夕彈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某但再拜而退至
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二年俸餘僅能償值慢神獲咎如
此全雖震怖幸不葬魚腹而大抵鬼神多畏彈也景裴聞其說
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范斗南妾

范斗南字一御甌寧人淳熙二年登第待次某州教授買一妾

寵之而內子游氏不容乃詐語之曰明年我將赴官道途行李之費貧無以及今浦城趙氏遣僕持書欲月與錢三十千而邀我作館客不可失於是挈妾行既抵彼邑境得村墟山寺一僧房稍葺以為寓舍臨遷居妾至戶外彷徨不肯進扣其何所見曰房中有人我不敢入范曰此空房爾何曾有人汝得非眼花妄發耶強之入未幾妾竟抱疾亡迨撤去床帳其後壁畫已古暗隱見青帳中一婦人覆錦纈衾而卧者正與妾寢同乃審向來所觀蓋此也范鬱執不樂遂為痰嘔所苦勢且危急友人賈正同來問疾言曰去此二里前村有漁翁蓄藥能起死但慮未必可得須禱之於神天可也於是為焚香仰祝曰若范斗南前程未艾願獲漁翁之藥如其不然則天數有限非人力所能延敢不委命遂往訪之適遇此翁告以故翁曰藥甚難合不常有今早笥中尚存一粒為人取其半即以所餘者授之使亟服賈携歸煎湯餌范痰去如掃次日愈賈生能文慷慨佳士也故為朋友篤於義如此鄱陽張玘董南一與范為同年進士乃云親范告急言挾妾在旅而妻從鄉來其事不同

陳克咨夢

建寧城東梨岳廟所事神堂刺史李頻也靈異昭格每當科舉歲士人禱祈赴之如織至番宿于廟中以求夢無不驗者浦城縣去城二百里邑士陳克咨苦貧憚費不能應詔乃言曰惟至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此中自有護學祠吾本但齋香紙謁之當獲丕應是夕宿于齋夢一獨脚鬼跳躍數四且行且歌曰有官便有妻有妻便有妾有錢便有田克咨既覺遍告朋友決意入城其事喧播於鄉間或傳以為戲笑秋闈揭榜果預選一舉

登科

龍溪縣崇

翁德廣字衆寔建安人乾道二年進士甲科後知漳州龍溪縣官舍素多崇翁至之明年次女方攬鏡間見黃衣婦人立於側恍惚如夢認為父侍妾呼之至三弗應俄而又有一婦入久而不出女未知為異也翁從外歸喚家妾了不見但聞喧呶聲在室內遽往視之女已嘔血而死耳鼻皆為泥所窒力挽之使起竟不救

劉監丞

劉大臨以紹熙五年自將作丞出補外得添差通判建康府以贄負無官舍假陽和王宅以居未幾為崇孽所撓雖無鬼物現形而室內八籠一日正晝出行於堂如人所夾持者劉知其怪白於府徙寓它處既而妻亡次年又坐秋闈監試為同寮王萬樞二子所累罷官歸

王甌工虱異

處州松楊民王六八以箍縛盆甌為業因至縉雲為周氏葺甌方施工而腰間甚痒捫一虱戲鑽甌成竅納虱于中刻木塞之而去經一歲又如縉雲周氏復使理故甌忽憶前所戲開竅視之虱不死蠕蠕而動王匠怪之拈竅掌內祝之曰爾饑餓多時如今與爾一飽虱遽嚙掌心血微出痒不可柰柝之成癰久而攻透手背無藥能療遂至於死

王七六僧伽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貨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駟趙十三家所齎直三百千趙盡侵用之王久索償不

可待時之忿罵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
納于戶節內王當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
隨旦暮香火瞻敬趙恐遺物招累棧像軸并淨餅香爐併冥節
內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懼其見
也為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返天且明不暇顧
徑昇至江濱鄰居屠者姜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不能隱
乃告以實賂以五楮券姜不聽曰我當訴爾于官趙夫婦哀祈
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是日不買猪即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
之曰汝無事早歸不做經紀何緣得有錢定是做賊姜語之故
妻曰事干人命萬一敗露打一場官司不小汝若入獄我一家
如何存活合經官告首姜遲迴未應妻厲聲叫呼於是往報津
邏廳王戶於水中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
某捨錢畫西安縣遣牒質會得寔趙伏辜始驗諸僧示現皆僧
伽靈變所格然不若救其死也

西湖判官

侍衛步司右軍第三將狄訓練以紹熙三年二月六日部諸寨
兵五更入受俸至前湖門外坐胡床以候啟閉覺有堅物觸其
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卒執縛送于家
復坐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幘黑鞞繫烏犀
帶持手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于綠野豪君雷執慮必
遭昂烹之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
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為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啟
眾以次入城未暇問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
其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死唯狄

與妻存

周氏買花

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比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挿于房櫳間往來諦視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粧再飾更衣一新中夜昵之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密邀行法者至女畧不動色殊無懼意有鬻麩人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邂逅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其故羽曰此猫魘也明日當奉為行誅至期周備酒殺香楮延致羽布氣步罡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字豁然問其向日所見女曰總黃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裘乘馬而來兩絳蠟導前笙蕭隨後凡飲食所酒應聲即辦謳吟笑語與人不同殊今絕矣經數旬女感疾苦妖姬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陶太尉廟

南康陶太尉廟蓋晉大將軍侃也夙著靈威土人事之甚謹自紹興以來頗不逮前香火浸以衰落棟宇頽仆行客過者未嘗展敬牲酒幾於絕跡淳熙初村民童八八者素豪誕橫肆毀廟以廣其居而於屋之隅立小堂聊復寓祀俄而妾病諸巫皆卜之巫曰犯陶太尉之子小將軍所以致禍童生曰陶太尉之神歆矣况其子乎巫曰陶公罹三紀空亡故寂々如此今猶存半紀之年過是當復興汝無以家致禍童乃止其後靈應果倍昔時

仇邦俊家

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鄱陽城隍王誕辰士女多集廟下集獻命道士設醮推客將仇邦俊主其事仇妻在家因如廁過婦人麗容盛飾從後戶踰藩而入駭為怪奔歸房婦人躡踵亦來欵袂對坐妻已昏迷猶能遣厥子促夫歸仇以祀事未訖抵暮乃至指空詬逐遂寂無所見明日仇詣府婦復出又有僕妾三人從于後叫譟跳躍取堂中什器拋擲碎毀妻自此感疾恍惚謔語如鬼物附着之狀越三日而死既葬怪異如初仇病暴作與妻無異數日亦死

戚彥廣女

戚彥廣者本霸州寨兵家子至彥廣粗讀書尤邃法律捨父祖故步務農殖貨居于文安之東野嘗省所親於濱州蒲臺丁河

上番頗久其長女蘇娘小疾在家廣忽見教人捧掖一妹入戶拜于前乃蘇娘也問其何以來曰得爹書說抱病困重母憂惱不可言諸兄弟都不肯來使我省視廣曰我原不病何曾癸書歸女探懷取示果手筆也廣絕以為異置女房內別設榻迨旦榻空無人廣益驚愕即日兼程還舍女正懨懨卧未起扣以曩事則了未知自是門中多怪女若為妖物所憑或盛服豔裝或高談闊論或狂吟嘯歌廣呼里巫范道欵備酒饌禳謝女欣然而出與范對席笑語自如范度非已所能治請設醮筵以禱道士至方執爐行道青詞簡錄皆遭竊去衆慙懼而散荏苒歲餘廣為人頗剛直置不問一日女復塗澤易衣坐堂上召廣告之曰君識我乎我本海神侍妾獲罪王妃屢遭鞭撻所以隱身於君家此間怒已息命我來歸溷君家許時從此話別他日當致

徵報矣言訖一揖如房女恍如夢所覺故疾亦愈後數年以事到海濱遇婦人稱神之妾以銀百兩為贈

陳靖寶

紹熙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傑虜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勞憊饑困衣食不能自給嘗歎喟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一箇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一白衣人荷檐上繫蓆席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荅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却識之又知在一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檐以問白衣取蓆席鋪于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所以緝捕之策斯頃起便族路東回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逝空而飛直去八百里直于益都府下府中震亥疑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詰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正在下邳村下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定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鹽城周氏女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地名朦朧左右前後皆菹藪澤無田可耕且為人闇茸不自振拔唯芟刈蘆葦織席為生一女年十七八畧不識針線之事但能助父編蓆而已以神堰漁者劉五為其子娶之不能縫裳逐之歸父母俱亡無以餬口遂行丐于市來從龍寓居堰側時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久而欲為擇配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放肆落拓突父而出游至寄跡僧寺為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疾郡庠諸生容之齋舍因相

與戲謀使迎周女為婦假衣襦具酒炙共餼茅舍一間擇日聘
取儕輩悉集姑以成一笑意吳生知為丐者必將矣之已而相
得甚驩偶鈴轄葛旺之子富於貲財拉吳博塞吳僅有千錢連
擲獲勝通霄贏七百緡葛不能堪明日復戰決辰之間所得又
十倍吳是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例以萬計其父喚還家讀
書益勤而預貢籍周女開敏慧解婦功不學而能肌理豈麗頓
然美好初里中有嚴老翁善士也善講解孝經又能說相見周
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果如其言向使在劉漁家時已
如是則饑寒畢世矣

單志遠

單志遠河州人居通開之南世守農業家稍優贍志遠淳古恬
淡獨好長生之術每道流至無問善否一切延納虜亮正隆中
有丘德彰者自云春秋過七十本江南人而容儀伉爽終如三
四十許歲善談玄理行吐納之法單得之大喜過望遂以師禮
敬事之有言必信一夕從容語曰人孰無道心大抵為嗜欲所
敗今將求延生久視之理尚不先絕此段鮮有克終者單焚香
再拜力請其說乃授篋中以丹藥使齋沐澄慮擇吉日服之僅
月餘單精采摧憊陰囊蓄縮全若閹宦慾想未斷已無所能為
以適我願崇信愈確丘又戒使靜處壹室無與外間相聞終日
危坐非便溺不窺戶丘出入自如浸之用房中戰勝之技悅其
妻妾皆與淫通鄰里悉知之單殊弗悟既而挑妻妾奔適鄰人
以告單單猶未信然告者至三而於是始行追躡得於別村執
詣郡杖殺之妻妾亦受刑單矣之而為山林之游莫知所屆

清風橋婦人

王耕字樂道宿預桃園人讀書不成流而為駟僧諳練世故且長於謀畫鄉人或有所歎則就而取法頗著信間里間紹興之季橋居於山陽甲申秋虜再犯邊避地丹陽北固山之後時淮民渡江者官司賑贍之耕裒里中人姓名具陳於府暮冬既望雪月交輝耕聞鷄鳴以為天將曉急起著衣冠而出一僕徐來至耕先行由利涉門東循河而西欲從清風橋去甫及百步遇婦人携青衣問曰天將曉乎曰然婦人曰我與妯娌分析事伏狀詣府不知自甚路入城耕曰吾恰欲偕行可也同塗入城未幾復遇數人中一人服飾華楚餘秉火炬盡其僕也見耕與婦俱來罵曰汝是何等人半夜三更扇誘他家女子耕自辨其人益怒叱諸僕而執縛鞭之百數哀鳴乞命不肯捨正喧擊爭競耕僕始至連聲呼秀才耕應之群怪皆不見繩索自解僅能

行府還舍惘然尚懷怖懼遺繫之處痛毒難忍逾月乃復常

淮陰張生妻

楚民張生居于淮陰磨盤之學家故酒肆頗為贍足紹興辛巳冬虜騎南下淮人率奔京口張素病足不能行漂注楊州已而顏亮至張妻卓氏為夷酋所掠即與之歡卓告之曰我之夫在城中蓄銀伍定必落他人手不若同往取之酋喜偕詣張處逼奪之張戟手恨罵酋益喜以為卓慕已比是行擄獲金珠盡委之相與如真夫婦俄亮死軍回卓痛飲酋酒酒醉卧之拔刃刺其喉悉囊其物鞭馬復訪張：話前事責數欲行決絕卓出所携附之曰當時不設此計渠必不肯信付我今日之獲乃寔本於通銀耳於是聞者交稱焉磨盤在縣北據淮泗之衝形如磨之圓轉因是得名漢韓信故墟也代生英豪雖婦人女子亦多

剛清立節徐仲居集載淮陰一婦之夫隕命盜手而婦弗知其
後盜憑媒納幣聘為室居三年生二子矣因乘舟過夫死處盜
以為相從久又有子必不恨我乃笑而告以之故婦勃然走杖
保伍擒盜赴官大慟語人曰妾少年嫁良人為盜所殺又不幸
夫身為此盜之妻其何以謝我良人而雖皆賊種不可留於人
世俱擲諸洪波俟盜伏辜亦自沉而死此二女志氣相望於百
年間云

王直夫

兗州萊蕪人王直夫雖出於田家而賦性剛介不媚鬼神每妻
子疾病但盡力醫療凡招巫禱穰皆不為也黨友回勉之則曰
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吾平生立志不可易也虜正隆元年之春
杪變恠驟興正晝鬼見行於中庭窺戶嘯梁移床徙釜歌笑馳
走百端千態舉室怖駭寢食不安直夫凝然不動呼長幻戒之
曰無以異物置疑而畏之吾曹人也肖天地真形稟陰陽之正
氣彼陰鬼耳烏能干陽汝輩宜安之勿過憂怯家人意小定一
日端坐堂上見巨魅身長七尺高冠大帶深衣朱履拱立於前
直夫了不動色魅歛袂言王翁真今日正人某等固已敬服猶
色厲內荏故示恠以相撼而翁若不見不聞自是無敢循舊態
矣棟楫而沒

竇致遠

竇致遠者蔡州伏羲縣人所居曰井谷堡以聚生童自給為人
放曠不拘小節嘗從村墅還家行遇古寺基下聞其有上人笑
談升高以望見十餘輩衣冠形貌若古之王侯傳觴縱飲竇失
聲大呼俱亡所在遺杯盤數器皆白角所作因取以歸併得古

文書一冊沿途展視蓋左道之術竇究心學之食息不置久之
畫驗能呼雲召雨意之所欲立致于前又素善卜筮虜正隆四
年六月亢旱里人和雨期應曰翌日當滂沛矣至日火雲鏢空
淨無陰翳父老交徧詰之竇曰諸君速歸須臾雨必至衆既去
竇詣後圃井傍取桶繩浸於水叩齒拋擲俄為龍雷聲震轟而
井霖傾瀉周匝二十里田苗勃興有惡子窺見其擲繩之幻告
于官縛入郡治郡守便釋縛以好語問之對曰致遠窮書生也
何能為所學者則劇術耳守命面呈一枝乃解腰間勒帛實地
上一唱即卓立奮登其顛歌舞而下又解皂絲布地叱之研然
成鳥蟒廷下人怖畏奔走竇曰無傷也蟒盤旋之際已生鱗甲
鬚鬣霹靂暴起化為飛龍遽乘之而去

鍾離翁詩

淳熙十一年溧陽倉斗子坐盜官米黥配而籍其家得草書二
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范押正如一劍之狀蓋鍾離翁也其
詞云露滴紅蘭玉滿畦閑拖象屐到峯西但令心似蓮花潔何
必身將稿木齊古塹細香紅樹老半峯殘雪白猿啼雖然不是
桃花洞春至桃花亦滿溪李粹伯跋之曰字畫放逸有翔龍舞
鳳之勢脫去尋常畦迳非尋於心而應於手者不能爾飄然神
仙風度固有所本云真本藏於建康府治軍質庫絹素標飾處
皆断裂獨字畫不動景裴嘗見之庚申歲者豈非 藝祖創業
建隆元年乎

潘元寧鼈夢

潘元寧者青田禾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九溪潭之側捕有得
者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善

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晉之以俟明日可也諸子以繩經其足牽曳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但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啣噬一足幾斷與死為鄰願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

櫻桃園法師

臨安殿前司前軍有亡卒將官戾彥出捕之經櫻桃園見一道士古貌長鬚戴七星黑冠披紫雲霞服立于道左彥過其傍道士怒目切齒作色而罵曰賊巨耐一箇健兒行動直得如此而大四體彥曰我自行過干汝何事其人又曰幾乎推倒我我是上清大洞法師知北極驅邪院事解擒捉天下鬼神如今朝廷官身都敬重我汝何得厮欺負兩人喧爭不已道士批彥頰彥不知端由來敢報但以手搦其腕道士不能敵顧而言曰且捨汝去今夜三更後當使汝知我神通耳彥歸舍情思弗安半夜忽如中風者狂顛叫哭若為鬼物暗憑家人往挽救其力比常日十倍莫可近於是迎師巫考治皆不效奄奄百許日得五雷陳法師怪乃謝去所謂道士者蓋鬼也

李夢旦兄弟

饒州學生李夢旦家慶元元年五月日晝室病疫唯其弟夢說得免一門內外米鹽百役弟悉任之先是旦卧病雖劇然五日即愈夢中見神人相與言夢說亦合有五日病但見他若不安此家事無人掌管如何即是傍一人云不教渠兄替神曰可便覺遍體大熱其病如初經四日夢中具狀告神祇乞免餘日恍若

到中堂中堂者贛州門向廟也望聽上垂庶但聞其聲指揮從
吏取狀俄聞怒罵曰藥都不契却要免病且以無藥告神云苟
藥瀉心湯是已且又言無之竟不為判所陳狀才覺見弟在前
剪藥問其名曰鄒醫送來者苟藥瀉心湯也喜其與夢合即服
之少頃復睡又夢作狀致前懇俄再到神所扣云服藥了未吞
云服了神命一吏取罐子來教他吐及吐五藏皆出復令納之
然後取狀判其後曰李夢旦合代弟夢說病五日今有狀乞免
緣當職新交職事不知上伴因依今差張旺李德某某等四人
須管照顧李夢旦病限來日午間出汗仍將狀申前政須吏別
有黃戕追四人者去旦曰且畱看我曰不可已而復來云教而
人主山涼汗兩人主出藥然明日午間未得午日直是初更万
可良久有著黃室羅背子者至云汝家被瘟惱害我為汝押越
鄧都了遂悟如期汗流匝身登時輕安正九月中也蓋首尾歷
百日云任鑄說

江友掃廟

鄱陽市人江友以庸力自給一生不娶妻老而強健負擔不衰
淳熙十六年正年八十始捨去故業捐身為中堂奴供掃洒事
日飯於廟祝孫彥亨家夜則宿廡下孫氏苦貧江之食或經日
不繼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將晚遍掃地門戶未開過一秀
才與之相問訊扣之曰翁今幾歲曰八十四歲矣其人云吾知
汝無飯喫無錢使當少濟汝即呼其僕耳語俄頃米一斛錢三
貫在側江拜而起了不見人遽收錢米入室而復詣三神坐前
勞第見一神起立繫腰條旋即仍舊江每於深夜聞神王駕車
出其導卒么唱之聲全如帶鈴鷓鴣然廟外居者亦時或聞之

但未嘗有所觀

平陽杜鵑花

王順伯為溫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墮視旱田道間見有杜鵑花一本甚高開花正幾數朶色如渥丹照映人面皆赤訶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只出山谷一歲四番開花春秋為盛順欲訪求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子說神仙傳所載潤州鶴林寺有此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漫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共游樹下俗傳花神也是以人共保惜繁盛異於常花節度使周實謂道人殷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花此花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實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而七七乃前二日往鶴林中夜女子來曰妾為上玄所命下司此花與道者共開之未日辰起花漸折藥及九日爛漫如春一城驚異然則杜鵑之秋華在於平陽固不假女仙及道人之力也

蜀獼猴皮

彭仲訥送其兄仲和往臨安置餞于鄱江之南天王寺見村民數十列坐廊下探籌相向若有所營就視之皆江岸漁人也問其所議何事曰有川客持一獼猴皮來售其價十三貫足稅曹恰二十六人各人出錢五百分買今將割裂以去彭曰一猴之直至微安得買皮而有此價德不曰是川中猴皮以置鉤上用鉤白魚百無一夫一番入水則愈更緊繫久而不壞如無鄉土產者皮著水即爛只堪三兩次用耳故不惜高價惟恐失之予仲子前歲自夷陵得一猴高二尺形狀獼醜可憎携歸馬廐逾年而死馬卒剥其肉烹食漁者適過而見之謂峽蜀相連處以

五百錢買其皮去喜不可言蓋正濟所須且難值也

鄭道人

紹興二十年鄱陽有鄭道人不知從何來不肯入道堂日行丐於市夜則出宿於城北縣社壇內距郭門七里四無人居社嘗以春社先期命吏理葺祠宇不克歸是夕峭寒見鄭捨枯枝亂棄然火於屋角若與人對語夜且半顧謂之曰向火已暖可去矣切莫造妖作怪種增惡業將萬劫沉淪亦無脫期又揖而起俄獨卧於火傍旦而復出雷連數月無一人以爲交侶或以爲有道之士或以爲遭魅怪所迷心墮鬼錄唯雍友文頗識之曰異人也其後不知所之

張聖者

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采薪逢兩人對奕于磐石上與之生筍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矣家買卜未嘗買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太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釋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視之張也問之曰欲爲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立名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盡素不識字而侍時賦詩見交遊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邵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頭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吏後行遊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馬擒赴獄桎梏種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感衆劾于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爲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脫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中一望鑿者之之筍蓋鍾離子云

陳元子姑詩

侯官陳元居縣之井洲以進士第二人登科未食祿而卒癸志
嘗載其三夢既沒二年鄉士請紫姑仙得兩大字曰陳元復書
一詩曰月程曾攀第二枝綠袍得意拂丹墀不需雨露空歸去
折斷連環多少悲蓋陳巍捷之後方娶妻緣為夫婦月餘而永
訣故卒章不能忘亦可哀也

夷堅志丁集四卷終

夷堅志 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夷堅志戊集目錄

石溪李僊

楊教授弟

萬壽寺門子

陳籩頭

劉黃二道人

籌洋村鬼

鶴坑虎

師姑山虎

陳氏女為白

張漢英

雪峯異僧

衫洋龍潭

浮曦妃祠

閩僧宗達

陳公任

福州民家猪

海船猴

胡仲徽兩薦

王彥謨妻

孫知縣妻

章茂憲夢

鄭主簿夢

葉丞相祖宅

陳魏公父墓

鄭秀才夢

方翥招紫姑

阮秀才酒錢

孫大小娘子

黃惠州

淡水漁人

成後治蛇

池州白衣男子

陳氏鬼症

衛承務子

蔡主簿治寸白

鐵掃帚

張子智毀廟

錢林宗

金山廟

錢伸之瘖

李氏小巷

獨腳蓮

李興都監

吳雲即

德化鷲獸

善鑑為僧

張氏黃蟹

黃池牛

蔡通判

閩僧如本

太陽步王氏

辰州通判

房州保正

辰州地主

張拱之銀

豫州廟神

劉元八郎

紗綠寺

文惠公夢中詩

任道元

關王池

繡川驛

胡通直

李林甫

鼈瘡

青田富室

天台士子

陳使君

黃師憲禱梨

太歲堂

能仁長老

香屯渡小童

余氏婢夢報

三公神

胡十承務

婺州兩會首

王法師

黃主簿畫眉

邵武秋試

鐵索寺古墓

蒼嶺二龍

黃教授後身

鼯鼠蟻虎

桃源潭龍

河東道人

錢氏鼠狼

許大郎

許客還債

程迪功失目

陸道姑

呂九齡及弟

湘鄉祥兆

仰行山宮

黃戴二士

雷震鷄

許子友

解俊保義

龍陽章令

同州白蛇

蔡京孫婦

海鹽巨鯢

董漢州孫

嘉州江中鏡

黃師憲嘉兆

胡邦衡詩

雷斧

牙哥刺翁

金谷八部符

余程守婚約

程氏買冠

回香院鷄

蕪湖王氏癡

梁執中

朱南功

李汪二公卜

胡畫工

凌二賭博

共一百十七則

...

...

...

...

...

...

...

...

...

...

...

...

...

...

...

新刻夷堅志五卷戊集

宋鄱陽洪邁著

明姚江呂胤昌校



繡城唐

晟訂

唐景次

石溪李仙

南劔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糴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甬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憇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爾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侍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

亟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齋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迨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惟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

楊教授弟

福州水西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護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侵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約偕行緣塗詭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壁步武雍容如履平地衆竚立驚顧已笑於山巔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谷時正餒悉擷而食之畧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恚曰何得多口乃嚙嗽津唾溢牙頰間吐置大鉢使之飲楊一吸而盡無憎穢心方天寒多雨只着單衫坐山上累日乃還衣不沾雨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塵市白哲如玉風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猶存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門之役凡累年啓閉洒掃晝夜不少怠在僕寺中最为勤飭主僧議脩堂殿度須五百千正擬精擇廉幹者出外求化獠知之入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辨此緣一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驚異或扣所從來笑而不答後主僧詣山莊蒞收禾稻獠卒于門房寺為斂瘞畢始報主僧曰兩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服存耳

陳瓊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瓊頭不知何許人衣裳垢敝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蟻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福以破絮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於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卧動經月餘不出乞食驀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歸何處空使瓊頭夜卧堦數年後失其所在

劉黃二道人

蜀薩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謂之曰汝扞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學道者未必一世可成苟有可就舍且權寄託俟求生脩持當符所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于左右曰為汝所誤鬼錄未肯受今去番俱無所附為之柰何黃曰何不寄止于人耶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追隨三晝夜殊遭辱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于是還福州初郡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娠將孕黃夜扣其扉曰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假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媵身之日曰未也其密語劉曰可矣及明旦妻誕男子復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夕擁爐嬰兒亦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化時事否黃為之色變鄭父聞而大呼曰吾兒何為謔語乃不復言慶元丙辰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類道流而黃乃以嘔血下

世

壽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鶴坑有樵夫常以採薪至壽洋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行及小灣逢一人從山下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言曰汝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今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住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汝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般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在門外自當歡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于鬼母泣而焚紙錢設置酒肴閉門祝之少選出視特空器耳無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携子改嫁屢遭繼父捶楚父常獨行過嶺鬼遮道罵曰汝之惡何由可柰既取我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奮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鬪相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沒迨還舍青痕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巔居民稱為簷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班哥我今省待爺娘與汝無冤汝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驚獸不怖悸乃能諭之以理亦難能也

師姑山虎

紹興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采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于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巖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躲避為两个小兒強把我脚不得前進大叫夫乞命虎已在側即

行啖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秉火挾杖逐婦所之正落草坡
上身無全膚昇以歸舍半夜後虎繞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
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其人所以逞怒所謂兩兒者乃
佺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三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歲得病臨絕語人
曰我古白起也女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
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為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
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
作女人之身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語畢遂歿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休寓宿萬
歲寺僧堂之後仰僧飯食以自給紹興四年六月夢為黃衣卒
所逮付之一繩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莫知所向俄而繩斷寸
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黃衣忽從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道一官
府門楣極低榜曰日考纖毫過惡之司主者衣白据案決事左
右侍者皆女子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
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
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間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
敢答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
其或有隱匿云

雪峯異僧

古田觀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于雪峯與一游僧聯單浙西人
也趨進頗崖異好為誇大之言每云福州人要罵僧作秃奴此

何理也然其俗多脩淨土却似可嘉其後偕入城如鼓山凡十僧同行未到五里旋風倏起于步武間衆錯愕失次幾不可立少頃風定此僧已不知所在矣皆疑為散聖混凡者而或以為怪人云

杉洋龍潭

淳熙甲辰歲福州盛夏不雨府帥趙子直命諸邑凡境內有神祠湫淵靈異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杉洋山有三潭在巖嶺峭拔間居民每往祈雨多獲甘霖於是邑丞陳某詣其處焚香致詞罷向潭簪笏端立願一觀龍形丞為人愿慤移時不懈俄黑雲從山背起徧覆大空一物躍出第三潭盤于巖石之上蓋龍股也色正黃其大如椽陳倉卒趨下得民家少憇即時大雨周浹一縣三日乃止郡上其事于朝詔加封玄廟

浮曦妃祠

紹興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舟次莆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船六隻在近洋蓋謀脫計于是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玦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不決聚而議曰我衆力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速禍且安知告者非賊候邏之黨乎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曉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况神妃許我耶皆曰善迨出港果有六船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遙瞻神祠致禱相與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舳艫已接一卒持長叉將跳入忽煙霧勃起風雨欬至驚濤駕山對而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聞霹帖然賊船悉向東南去望之絕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他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江林行者之叔某以沙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達相遇於南昌村墟達見之甚喜導詣一刹駐番三宿至夜夫達所在第聞呻吟之聲若在數十步外沙彌怪之時達謝世五年矣而沙彌頓忘之旦往訪尋正見坐于窻下伸足入火叫苦不絕音已則行立如初始言曰我以在生時曾伐寺後木兩株與人今墮惡境每遇鼎鑊煮水必將我脚伐薪所幸平日無他過只坐此罪受竟却超生矣此寺僧衆稍多侵晨赴齋堂喫粥三次先是洋銅汁次鐵汁末乃粥也汝切記取俄而報繩床火發群僧聚立于法堂上一僧脫衣登床受灸痛楚不可忍少選趨下復着衣續有陞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誘殺若人大凡道眼未明妄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惟此苦可為世人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體瞿然而寤蓋在榛莽間向時佛屋鍾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記沃焦山事頗與後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袍文牘大書于壁間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衆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輩識云福清東墻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鳧鴈港夜可三鼓船師報船無故自折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稍泊處去岸猶丈許覺如有人擁其輦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任仲立番戀貨財未肯捨頃之

舟沉而縶出水面二人急抱緯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忍聞復為縶所縶幾至于裂竟墮死波中正初七夜也

福州民家豬

福州古田小民家畜一豬其居窄隘常置之寢室中民有子未脫襁褓其母出隣舍啜茶以卧藍貯兒于床上豬銜薦拽下而藍隨仆地遂齧兒雙足至股又食其臂幾盡經宿方死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客商船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懼而卒不可取但鋪設帆席帷幕四環于下以防墜水遺篙師扳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下板上碎首死商救猴沉諸海中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子亦記小說中有猴效人浴兒而舉置湯鑊肉內既云異類自不應狎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相鼈頭先生之卜皆以書於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推餘波及他人乎翁去胡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間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相報榜胡問已得失曰正為姓名在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下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要管閑事乃可胡倏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却之果預薦已卯之秋以兼經

就試郡學士子或夢人云今年垂字賦作都魁覺以告親朋莫
曉所謂是歲賦題出天子與日月並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
為韻滿場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
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官擊節嘉嘆遂寘首選乃知片言隻字
罔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企道侍郎寓居鄱陽紗果寺隨行王彥謨提轄者
携妻子處僧堂後以與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晉卿舜卿楚卿
月卿妻極狼戾有兩婢役使甚酷晝夜不得少息每見其困睡
必按皂角滓蜚其目至經日不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堂簾
之不可怒則逐之不應損其眸子壞他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
死浮財積踰萬緡四子分性娼家荒費無度久之晉楚月三卿
相繼亡悍妻因病目遂雙瞽宛轉床席間呻吟怨悔飲膳不能
以時得凡十年乃絕命其為報應彰顯若此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三人孫
妻居少其顏色絕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着素衫衣紅直繫容
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
輒至雖楷背亦不假手孫數其故笑而不答歷十年且三
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
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中別設床自是與之異處妻蓋
已知覺才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他
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衾
綢繆燕昵如初然中心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快成

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監鎮江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三年年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過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更時夢為人迎入官廨堂上設几案胥吏滿前各拘文牘白章書判既而曰更須候有雨乃可遂引立廷中少頃雨大作每一着點身變如血色隨覺清涼頭涇然如生角之狀復導升堂群吏以次進或持獄訟公案使之決遣凡數百項有腦上戴樹枝及草葉者各隨所掌咨稟又以樹葉一二百片請花押或列竹籌如算子其多無數亦一一押字不勝倦苦迨五更乃醒明日報榜人至奏名為第一邑子丁居易從章游學後登科為贛縣主簿張思順作丞聞其說

鄭主簿夢

莆田鄭景實集淳熙庚子年從鄉相陳魏公於建康其子燭始六歲已蘄然見頭角公招入府觀其人果俊爽解讀書識非凡器謂乃父曰他日當為吾門壻鄭巽謝而已至戊申年鄭官襄帥幕府子侍行忽告人言我夜夢到陳相公府供帳華赫婦妾引一女出簪珥盛服儻者掖我使拜頃吏而寤此乃何祥也女兄笑之曰莫要閑思量汝但專精學業若及第得官便可做他家女婿矣又三年鄭幹辨行在審計司魏公少子語鄭云欲從先公治命以一妹一姪庚甲來合婚訪諸卜者而姪女吉正媒妁擬議未竟紹興癸丑燭一舉登科方十九歲調建安主簿遂諧所志女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遊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此宅據其要會群山環峙如屏如障紹興術士羅正甫者因行地至焉謂宅人曰論山岡形勢當出宰相但常經發洪之害瀕生氣積久復故始合相發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迸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年拜僕射蓋昨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惡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奇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五年間若子若孫皆病且甚者至于盲障有術人語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一售與他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僥冀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嘗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報榜人憧憧走趨云尋一个鄭大成不知去處此何為者明日臨安解謁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揭巨榜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楠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楠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二夢于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翥招紫姑

莆田方荔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洩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荔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禮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舉子多分為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異後題曰我和我國之福始悟所告荔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博誦之其警聯云八弦地闢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荔次年登科然增證三十年才為秘書省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若入冥司三人冠服坐于上其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向曾與君同筆硯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皆起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皆細字人姓名而詳其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曰阮某不合賴人酒錢減壽半紀未暇他閱三人復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見出行廊下見里巷張生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年自料不久于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日曾與人訟事否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開酒肆有負我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因誣為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則冥符有證吾必不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期果死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于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并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寧帖豈忍無故殘暴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哉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空回尼閉拒再三不能過乃曰待與尼說明旦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葬之後常夜出至尼房間說酬答聽其誦經迨至四更始退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廝當頗知之否女曰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門矣咎于數當然非我丘墓所作望令歸白我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穴却自保護兩妹教他安寧尼許之至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此事汝妄撰造嚇我耳立喚工僕將致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才入夜女已至曰魏二不聽我語但一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塚斧其槨手揭盖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駭栗如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之孫氏之病者亦愈饒池州巡轄遞舖官元善所居正與孫鄰故得本末如此猶恨老尼與女周旋歷歲畧不扣其所以然及幽冥間見聞自此後曾再出與否也

黃惠州

朝請大夫黃氏瞻贛州信豐人也登第之後多從官嶺南歷湖陽寧循州通判知高州母憂去復知惠州紹興元年閏二月正與妻在堂上忽發怒叱廷下曰去妻驚問之曰一箇黃衣承局

徑敢入宅堂手中持文字一紙欲呈我故喝使去猶恨不曾教人捉下汝如何不見妻不敢言然絕以為憂是月二十九日也抵暮得疾三月旦稍愈能起行索食後數日呼老兵云廳下官錢好好排梁我只今自出監收聞者愕然密相與語知府在假原無人將錢物來又不敢辨但云錢不多庫官已自納了由是疾復作至九日忽又顧外大喝起身怒立若有所搏執之狀人問之則曰前次承局又來依舊把文書且催我早去直是耐耐妻知其所見不祥召集醫巫療拯証候益變歷兩月竟死初黃自高州護母柩還鄉過贛江舟觸石拆裂柩沒于水黃只一子奔投急流救之亦遭溺其尸與亡者柩皆尋索不得禍酷駭人至是孤係才六歲云

淡水魚

元善與掌監惠州淡水監場場在海濱在近居民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鰻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舵尾然後沒水或至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着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亦然按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鰻魚郭璞注三蒼曰鰻似蛤偏着石廣志曰鰻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瑤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則循繩扳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起於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膺慟哭蓋已為大魚銜去矣遭此者常常有之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呪之術尤工治蛇

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南門外四望亭晚眺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猪行趨甚疾為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為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猪豚蛇鬻人立死即步置布氣禁之少頃令啓槽則已殭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啓視化為凝血矣又排鸞山有異蟒色深青長可二丈積為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蓋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于其口為壇被髮洗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將欲闢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禮取所着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為兩此患遂絕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于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謁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挿小竹片為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日作過者番劍下否則退群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者色如土伏劍傍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劍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于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靳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至貽禍于身乃止景陳第云鄉里亦曾有猪豚蛇以身脂而短不能蜿蜒故惟直前衝人遭之者必無可活之理蓋虺蝮之類也

池州白衣男子

李紗者池州娼女也淳熙六年有白衣男子詣其家飲酒托宿

相得甚歡踰三月夕紗以母之旨從之求物男子曰嗥我今還家取之明日持與汝紗使其僕雍吉隨以往男子拒之曰吾來此多日家間不知弗欲道所向若雍吉偕行恐事泄于我不便紗子母意其託辭令吉尾其後迤邐出郭西門至木下三廊廟前謂雍曰可回頭有親家叫汝雍反顧則無人焉復前視之但見大白蛇望茅岡趨疾而去雍駭顫欲仆忙歸奔告于紗紗與雍皆大病期年乃愈而紗顏色萎悴不復類昔時郡為落籍許自便後嫁于染肆為妾

陳氏鬼症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于發厥凡三日乃醒及就坐有聲如欬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案夕而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弗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其證矣先用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知為何用也當婦人正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觀玩遂為邪鬼所憑以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即大瀉數行宿痼脫然而失大用云枕用畢便當送還元處如輒遲番則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予記南史中載徐嗣伯精于醫術有一姬患滯冷診之曰此尸症也張景腹脹面黃曰此尸虵耳沈僧翼眼痛見鬼物曰邪氣入肝皆令灸死人枕服之竟埋于故處王景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療之俱差何也具以答之晏深嘆其神妙蓋此類也

衛承務子

寧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遊忽得疾羸瘦如削衆醫以為療治療三年愈甚無益適劉大用過縣邀徒視之切其脉亦謂療證凡下藥月餘畧不效問其致疾之因久乃肯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迨醉不復登榻獨困卧黑桌上稍醒而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澗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盞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其疾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刺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洩下水蛙六十餘枚便覺胞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悞吞也蛙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粘着五藏牢不可脫然久去汁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衛子雖去其病然厄劣無力別施藥補理至八十日乃平復予頃記張銳治吳少師事絕相似云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藥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啞啖之意故空群爭赴之覺胃間有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當急湊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連綿成串幾長數丈尚蠕蠕能動舉而拋于溪流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天下後世云

鐵掃帚

臨安術人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帚設肆于執政府
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廛皂隸雖所言有驗然不為士大夫所
稱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最忌明
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可或免民
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于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閑徑往責
之曰汝道我正月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
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為推測及布局終
成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也必須打殺人民忿恚其誕
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身起箠
之不覺踢其脅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配此等事傳中或
有之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疾者十室
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絕少頗以為疑詢于
郡士皆云以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士人奉祀瘟神四巫執其
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
敢請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奠謁戶庭悄悄香火寥落問瘟
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仰命炷香設褥張悉徹去時老弱婦女
祈賽闐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象袞冕者問為何
神巫對曰太歲靈君也又指左右數軀或驚足或怒目或戟手
曰此何物曰瘟司神也張曰人神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禮度今
既以太歲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禮如此于義安在
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象以供器
分諸刹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僧使營之掃

空其處杖巫而出諸境蚩蚩之民意張且貽竒譴然民病益瘳
習俗稍革未終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錢林宗

錢仰之林宗寓居于華亭之北庵淨居院為人頗耿耿一日有
蛇百數出室宇間屏帳之內亦蜿蜒糾結甚至甑釜蒸炊中亦
然錢不以為異但命僕驅逐之因步至僧堂見有新置神像一
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盤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
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宇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
以牟利入錢悟家所起立取斧椎破擲于水中是夜僧挈囊而
遁錢氏自此寧居北庵日以蒲條幾無人跡惟錢子孫猶處之
施之為厲久矣此歲稍息後庚志亦書一字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
常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
焚香啓祝唱說福珍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詭玩
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掇禍巫宣言詈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
踉蹌仆地涎流于外若蹶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
乞命巫曰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鬼付北鄆死在頃刻
不可救矣妻子傍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
謂為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潛
出合廟之人亦捨去

錢伸之瘡

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
忽瘡不能言而起居飲食一切與平時無異愁悶不聊侵尋八

年久因一妾觸怒持杖箠之妾佚去斥之為唾畜生伸之愈憤
悒大呼曰且看唾畜生打人咄咄不已家人聞其出聲驚喜來
觀自是言語如故伸之以其疾因妾而愈置其怒而賞之後赴
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李宅小巷

饒州城內北邊李郎中巷有小宅素為鬼物雄據居者不能安
每召會親賓肆筵設席客未至已見奇形異狀者分坐飲喙紹
興中歷梁氏管氏兩家最後董儀判官居之董亡厥子售于東
隣王季光使君季光為人膽量雄勇不畏妖厲得屋之初遣一
僕守宿遭其惱亂終夕不得寢明夜易以兩兵亦復然王尤弗
深信親往驗之大聲咄之曰吾聞此地多鬼若果有之宜即露
形少頃颯颯如持掃壁上塵土不為動俄又為驟馬馳逐之聲
王曰汝造妖只此何足怕更須呈身向我復隱隱從柳陰下出
竚立不移步王起即而語之曰汝若是橫死伏尸者今已歲久
難于尋覓何不自營受生處如要從我求酒饌祭酌福願薦拔
亦無閑錢可辦苟冥頑不去當令師巫盡法械汝于東岳鄴都
是時勿悔其物隨言而沒宅自是平寧

獨腳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為獨腳蓮移植
于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
裏有穴藏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
作至暑月間聞穴內臭甚使園丁斲土訪求得蛇十數蓋為草
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從別處來適到草間立化為水其效驗
如是